


集部

#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 墓表二

###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宋范仲淹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存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顔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

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歴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稽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髙復起家就禄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其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早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

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甞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别墅當圭峰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閒暇紫翠萬疊横絶天表及月髙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烟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氷壺之中容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曁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禄

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令殿中丞致仕毋君隨居鄠郊喜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籍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於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於甲等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於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於終乃齎其柩行哭道中歸於

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㑹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以瑩期來告嗚呼君幼而竒敏能歌詩筆札有聲於閭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禄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於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

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崎嶇百狀今玆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髙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説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

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常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安石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覯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

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慼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

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

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有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寀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禄卿光禄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

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葢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

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
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
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
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
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
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
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哭
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由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

末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利相蕩以侈疪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特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聽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無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劉子翬

建炎巳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陜時余嫂熊氏巳嬰病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訃彌劇

傷悼曩嘗憂其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其棺殮故以是為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月二十七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曰國事未濟懷恩則虧義棄成則失武一售吾私二疵深矣何以歸乎時方艱虞塗殯非策汝嫂汝婦可共營窀穸相地惟吉涓日惟良送終之禮惟盡則猶吾歸也於是葬於建州拱辰山開善寺之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慈懿知書年二十為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珙承

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早亡封令人享年三十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佃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謙淑能琴年十八歸余生一女失之享年二十四先熊氏六十二日而葬畢事復於侍郎兄仍刻文以表之辭曰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丘辭詒厥後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朱熹

屏山先生劉公既歿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

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唯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

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歛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子而禀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恤孤窮為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令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兹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

熹之所以不能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抨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能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云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令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

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閑局主管武夷山沖真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嘿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咸咏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吕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宅所與遊亦皆海内知名士靡不嘆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材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

丙申卒始得病甚微即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名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淡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

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没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盖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玶為後今為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次其文而西府延安公亦

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矍然曰是乃吾之辠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光惚怳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張進中墓表　元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

居民間則為父師生於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求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於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龎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陛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寸尺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

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宫則龎眉黄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鋭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傜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罔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

惟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最能為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末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

馬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已未之夏戰死於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已子名之曰士龍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

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録國亡之際能城
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俟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
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為事狀持
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壮之五年吾母亦死僅
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䰟
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惟弗克揚先烈將
遂沉没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

敢以累子潄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唏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

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能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逼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遊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率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請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

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鬬日具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士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巽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詔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唶唶奬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

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鈌陂戰死壻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㗲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屯光徙屯黄勇勝軍後劔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上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爲國

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克統制
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扞禦
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達城堡化服犀獠
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
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啼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
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
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
大蓋已覯其兆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表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明藴伯衡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隸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

厲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畧不以攘除事置之思慮蓋懐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於此則圖們特穆爾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於衷憂形於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壹帝心感悟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弭菑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救湏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顧以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横行兵

文闕下擁衆覲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歷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圖們特穆爾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

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絶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蹈而名隨之則又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狥國雖掣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闗同諒也一門之内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温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妣江氏封温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

於平章康里公庫庫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君天雨
馬教授伯誠年三十書名於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
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
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為人
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
劾圖們特穆爾實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
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髙授
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

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歌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名拜集賢直學士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名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名醫從事雖扁鵲亦望而走矣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於垂亡況吾之才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温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

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
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却藥
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
乙夘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
伯衡曰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
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為恩人
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所未易能者在公何難焉
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者何足為

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也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辭曰

火之初爇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捄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禄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

義則無媿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周君宗祥墓表　解縉

君諱監字宗祥吉水酆市人祖原善父本立皆篤厚隱約君少有智識父甚奇之曰振吾門者此兒也稍長內外承迎罔有違闕元季之亂一市人皆求請君為保障君與子吾文誓衆為義兵不蹈非禮皆挈家引却東山下以伺賊纍賊果焚酆市縱擄掠君之子率衆逐人人皆奮以一當百賊大敗走衆志既定為營水陸以應官

兵時吉安守臣梁克中治水軍於大州大喜賚以白金綵幣俄以功陞吉水州判官甲午歲饑告糴於軍門得粟以賑所活甚衆鄰邑之居民避賊者扶老携幼來依庇君君撫納之如將不及有山寨致重貲請其仇家將甘心焉君答書加贈黃金委曲諭解之其人釋然愧謝為家塾訓其子孫其延先生親執禮甚恭世方搶攘絃誦之聲不絶由是名士皆喜過之其性尤喜接賓客久而益虔歲時歡宴必盡醉乃已與宗弟瑞最相友愛令

天兵南來君以兵屬其子從征贛還亦辭榮歸養君晚歲安健子孫滿前同堂而食庭無間言先公歸自元都時與梁克中協謀守吉往來酈市嘗主宗祥父子尤相敬愛家君每為予言而予生也晚皆不及與之游而嘗過其門識其後進子弟撫其手植庭砌之木皆已蒼然可念名園臺榭依然尚存門俯碧流之水毫髮可鑑而其傍有廟丹青漫漶君之題字猶在壁間想其冠蓋之都賓朋之盛而君之平生志意豈不樂哉君生皇慶壬

子七月十日没以洪武辛酉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娶陳氏能勤儉内助子男四人吾文吾信吾敏孫男十三人其墓在里大塘之原請之表者其為孫宜哲也

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　解縉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敵蘖牙其間至於元氏遂以外國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轉移之局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

修宋史而二敵皆有故臣遂為三史於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為至幸一俛首聽事即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媲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

而猶歉或曰金人常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絶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絶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讙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廢

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没以至正庚子周公没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為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寛仲容所為公行狀請為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字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縣侯胥居廬陵以卒子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有諱汾翁者為會稽刺史遂復縈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泥田遂為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祖澤之擢宏詞

科號磻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為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磻洲年八十餘迺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讜論天下誦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公由是從事於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餐精思力踐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

榜特賜燕文館賦詩揭文安公大稱賞之遂薦入史館由是也財數月徑歸為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為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礌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逋租小民甚德之已丙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謹傾貲奮義為保障公為之謀主一日諜報羣寇謀攻刼之宗謹以衆寡為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自為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去宗謹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

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數萬來吉公為畫取袁城策手寫數言策甚備不能用公隱於新淦之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葬吉水大畬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覲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為後也女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為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豔天葩露新萼羣羽低飛慕巢幕矯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箸籌機屹城郭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枘鑿千載英靈奠山嶽

溪澗周先生墓表 解縉

退處士而進奸雄漢史之失也予為史官鑒其失行天下求孝友篤行隱德而叙次之吾鄉溪澗周先生其一人焉天性至孝事繼母龍氏尤謹人無間言先生没時年四十五臨終稽首惟以不終養為至痛哭其子啓而

屬養之母氏哭之哀慟聞者先生有弟檠字仲芳友愛篤至勉之仕以圖顯揚洪武初舉進士為侍儀出知中牟縣同知台州有異政與古循吏等太祖高皇帝作彰善録檠在首編誦之天下書之國史先生友愛教訓所由然也兹非孝友之實乎先生自少聰穎嗜學以親故寧隱遯丘園周氏大家宗族以千數先生知其從子寛與弟檠之資可成就高遠也延賢先生教之二人者果先後以文學行義知名當時寛雖終一學官而周宗之

千數後生所知豔慕而興起者必舉與仲芳匹休而稱二人之善者則又未甞不推本於先生也先生遇亂播遷養生送死備甞險難再造厥家敦睦宗族修明譜牒於時宗先生曰止水橋林潢溪壯㝠源源隱山六先生者竹林歡聚華髮交映好事繪為六老圖而先生侍其間諸老雅敬重之號曰溪澗以此也先生沒時年纔四十有五至今歷仕為學官纂書秘府聲在士大夫間又與䂓寛頡頏而繼美也非先生篤隱德之報安能至是

乎先生没以後嗣單弱為憂而令既没三十餘年諸孫林立皆秀而文先生篤敬隱德之實亦可因是而觀之也先生系出吳都鄉侯脩世居廬陵烏東唐長慶中從家吉水泥田十二世祖元禮稱孝子生孝感孝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尹號湖田湖田生孟聲儒學有名號蒙泉蒙泉生學顏號沂溪是為先生之父溯維周氏機宜之父諱雲字從龍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官至廣西都鈐始居廬兕時稱廬兕周路鈐家及庭

秀居城南之丁田人又以丁田稱所至名起盛可知也吉之人士自歐陽子倡為古文而皆從事於經學有古文之實而不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訾病也自濂溪周子與二程子倡明道學而皆從事於行誼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以俗學相謗唫也三百年來擬於鄒魯既無過情之譽亦鮮不虞之毀文章著述有功名教亦既不少若周綸蕭服彭醇胡杓楊長孺魯三聘皆程朱之門劉靜春晚居螺江之上若胡淡菴周平園楊誠齋

李復齋王三松又皆朱子之同志吉之人士所傳之實有源流哉余少聞過庭之訓昏昧無應恐其久而忘也謀與彦奇刻石表於君之墓初子六世祖生春龍翔兄弟與路鈐諸子皆受業東山楊長孺之門生春從兄齊賢又嘗受業於劉靜春靜春當寧宗之末卜居螺岡齊賢卒諸士人世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齊賢没傳龍翔龍翔傳夢斗了高大父也家君嗣累世傳以淑諸人嘗慨然曰數十年來觀尚志

之誼不辱吾門者也盖尚志少家君六十有二年家君始教而受學焉家君年垂九十而君亦六十餘年矣歲時過從子及見其師弟子之情文論議明辨真一代衣冠眉髮皓白相輝無一毫怠毣自肆之意見於顔面之間予嘗與彦奇私謂真古君子之儀刑也君少失怙事母馬氏盡孝馬氏訓之益篤元季之亂奉母僑居鄉落間猶務賑恤宗親死於兵者葬祭之無違禮外舅宋與文無子養之終身臨終指其愛妾曰必嫁之毋令失其所

有強暴欲汚之且刼君固不許卒嫁之族有遺孤子女
教育之盡恩義世家避亂者由是來依歸亂定迺去家
家懷慕有感泣者然平生正直雖至親厚未嘗一語相
阿附鄉人有爭競多詣折之或望廬而返路鈐公有奉
祠墓田式遵其典不墜族故有譜牒繼續纂修之甚明
彦奇之筮仕為宣城之教官也纂宣城佳山水與俱至
官歷覽而歸與家君語移日欣然有所得者不能窺其
際也君三男曰廣壽曰語壽即彦奇也季曰壽南壽為

縣學生墓在里黃岡之原是為表

嗚呼謂學有源流源深則流長又其蓄也厚發必宏尚志既承家學得師傳竟以隱遯及觀彥奇年少起布衣試吏部尚書左右皆驚動連試文章禁中滔滔萬言不窮擢給事中陳義忠厚識大體疏奏天子嘉納傳示羣臣皆心悅大歎服未幾峻擢彥奇慊然以為學未至也周氏將益盛大兹非學有源流哉

倚富蕭師文墓表解縉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於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丞相由是得脱去鄒渢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聶冒白刃以為榮吉水倚富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羡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元之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濚紿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於元盛時故於丞相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為黄冠等語欺罔尤

甚顧豈足為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辨也文琬

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琬上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流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

以扁之文琬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

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

其鄉鄉道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其旌而靡元參知政

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數萬

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

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墓中遺骸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如此誠有光於文琬常恨不得主帥如文信公者與之一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郤瀰輩下哉惜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為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賈勇謝散其徒遺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愈破熊天瑞于贑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於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於

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至如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畧其死為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産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庭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於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食前方丈考鐘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為侈遠宗貧鄉人賙䘏之備至其卒於外而子扶櫬以歸弔哭之

聲震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於後世矣其
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
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
聲海雩頴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没以
洪武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葬里之下嵩今
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為
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為狀也士柔好學善為詩少
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髙

風英傑豪傑之氣尚凌厲於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
興慕故為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烟盤盤其瘞璠璵采雲團團瀧江之濱華
第嶙峋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報之長怵惕露霜有此蘭
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八十九至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asp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安宇樂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表四

華三山墓表 明唐順之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為戸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為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

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所為佘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丘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佘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之癯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為富人而以子貴為封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網絡以力爭錐刀其貴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已而豐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賈

田宅從其贏斂租息從其朒衣食人也從其贏自衣食也從其朒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為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門入則僂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塞竇自藏在佘山三十年東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於利而疏於勢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諸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佘山翁所自營也

翁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没翁遂去其故居而老於佘乃自為塋塚因山而疊植一木必其材甃一石必其無游費可若干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説矣聲利腐鼠也形骸委蜕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恝情於其一乃若不能不恝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後委蜕之藏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躭之不置其亦

未可以為達歟或曰唐司空生嘗為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為塋塚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西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鵞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鵞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為巨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為識而翁始墓於余翁配云云

戸部主事陳君墓表 唐順之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於是此八人者得羣然咸聚於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於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出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於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

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遽然分隔遼至於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為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㰍然方其聚也則為之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為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為之悵然以啼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

為之欷噓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於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為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於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為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没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户部山東司主事歴官若干年而卒卒時

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裳言貌絶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絶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為富人事其為户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謹潔能於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室之莞鑰一總於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禀於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

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呉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王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為之綱紀於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敔山公既舉於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於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别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

不為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為可與者蓋君於予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没予安得黙然無一言也君墓志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以請於予蓋君未甞有言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歴則誌已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於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為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為長君少穎異沈静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為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名入為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

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為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為人豐肉疎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為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為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為諸生而浚川公為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為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為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為詩然在

衆中絶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為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為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

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束出為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
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為按察副使又
三年余起為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
陳君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
昔官翰林者進士甚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
位以為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得
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
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

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邪七八年間在鬼録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儁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

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為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唐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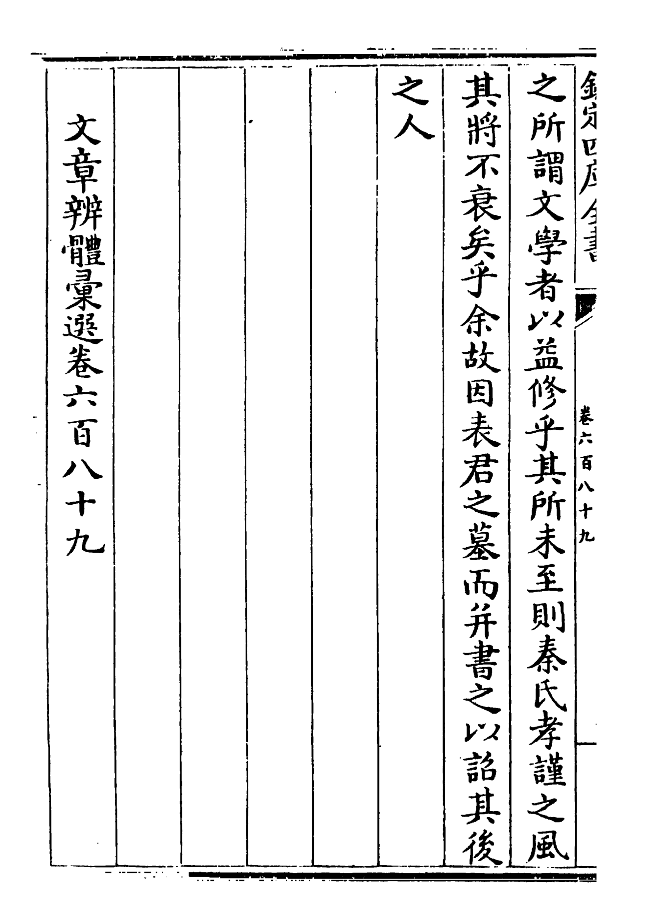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没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鎧字國和號類樗山人貞靜先生之

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為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禄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為子孫竊禄耶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為之及

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至其待羣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匕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温飽饑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

時所謂功名榮顯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鋭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爇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為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為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為人悃愊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

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為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褎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為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夘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揩於榮進為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為秦氏賀也盖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為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





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詒其後之人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九

#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 墓表五

### 孫少卿墓表 明崔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畧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

恥之毅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曰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届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机曰敢言亡者如机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輿隸人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小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

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勢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窟賊悉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城陷南

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臠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禄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為國子生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

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蓟盜寇中域桃源盜寇江西敵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橐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户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

眞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璒弟珂從子太史紿先紿祖子紿鄉具衣冠招魂

九思

明故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墓表　王

自予先大人與考功東先生同舉於鄉其後兩世三人又輒同舉又以姻婭之歡予故與主事東君通家相愛

稱兄弟馬君舉進士及為知縣考績又超拜為主事予
皆在京師賀馬其卒也哀哭之焉當是時君之仲兄希
曾請予表君之墓會罹變故有淮上之役乃至於今君
之墓木拱矣始能為之辭東氏其先鞏昌人也有商州
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商徙華遂為華州人良惠生驥驥
生商河縣丞公諱昇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
使公配夫人薛氏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蓐會副
使公有四川之役自都城出居於野故曰野及冠字希

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為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於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君至為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遣之無留滯焉於是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而於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惟赴愬於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君者河溢於縣壯害於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為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之民皆復

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讐夜入剌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為弗得也君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為農無敢復為盜者陳州俠劉甚者都指揮之子也嘗懷千金為俠俠嘗殺典史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閱死者君與期曰某日當往乃謬謂有他不往矣蓋是時指揮已伏數百人刼俠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俠於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皆欲赴愬於君

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於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傅教童子親為校閱勤懇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餘先是言破獘者必於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耒耜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穀屢登盜賊稀少歌誦之聲徧於鄉邑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轍於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當為御史乃為刑部福建清吏司主

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十一月十四日也距生成化壬寅十月七日僅二十有六歲配孺人王氏生男子曰顒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旦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己巳月日葬其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與故薛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於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夭以

死豈非命哉予為之表曰主事東君墓於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止菴詹先生墓表 羅玘

予少則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失律張王病民者天子大嘉異之詔即用往參其軍事事雖中止然一時名震海内將卒慴懼用命克底成功為時一助蓋教官也而失其名又官于朝聞諸長老言知為詹君言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孫大理寺丞副

習言之則君也歿於甲辰六月某日今二十年矣其言事時方訓導於蜀之會川會川與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於肌膚而事之熟於備嘗然孰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實奇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職以俾夷為華為巳任會川夷陬也有貢與科實自君之教始人用是信之知其非一旦偶然發者其始聞詔也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內交或招致為

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巳巳之變止歸會川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少置多此類初貴之學以宣慰司置戎衛限不與君時尚少以書抵都府擬請如司例行之著為令君首事發解於雲南士躡踵起必曰是由詹氏詹故玉山仕族也宋多聞人洪武中始以定襄知縣坐累謫戍於貴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諱珍寶定襄生處士諱源是實生君君生三歲處士識

其非常兒取目前器物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於遠引物連類旁推曲貫約久截中汎抽試之百不失一因驚喜知詹之將必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輒難以駢句無不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奇字惟其目所流注矢口縱衡莫不如志貴寄蠻壤為藩庶事草草奇童崛出咸訝瑞降以為興端時同舍生號王三遍者三遍者讀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覽一覽云者尤殺其數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學益進發為文章

氣盎盎薫人宣慰宋侯伯仲方擅文場壁立堅甚獨開一面納君王後終教授雅有盛名終身不昌言為敵君葬城西原王為誌墓焉君年止七十二距解官幾二十年始娶於楊繼於段封大理寺評事木義官未疑其二子大理左寺副恩程番學生惠其二孫適學生陸隣適鄉貢士張宇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其曾孫也大理又與予言君純孝天至至老歲時忌奠悲啼如少時散所藏以家室族之人與其鄉人往往折負償之券嬉笑臨之

擅丘壑之趣於壺觴歌咏間有止菴先生藳行於時此則君之髙也苟不役於物者或能之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則有不在是者於乎已已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既騷動日入於多事矣而疎逺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天下事如君者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嫉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塈於上聞也故雖遭是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是哉大理乞表君之墓予於次第

之末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拂士之有益人國者信夫正所以旌君也

封郎中鄭殖菴公曁配伍宜人墓表　王慎中

往予謫倅常州令戸部郎中鄭君汝德爲縣於無錫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扑人榎楚棲於廊間庭中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以爲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晉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

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

與禮接兒為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嘗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吾非不甘顧而為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覘意倜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盖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

鄭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蓋以視吾為政既以兒為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濱之廬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為吏輒忘故所業苟躭微俸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蓋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為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某為郎中母伍氏為宜人吏部司封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

喪其母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顧公新山為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為母銘葢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朽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勩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為表於其墓曰是為封南京戸部郎中鄭君之墓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 墓表六 以下别體

### 元魯縣墓表 唐元結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

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名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

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乎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仕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高名表為薊縣尉

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櫬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歷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歷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髙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

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畧張歿二年而君
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
望人倫其痒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
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
評君曰可以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
氏仁賢有一子其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
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
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

温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于而國孝于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夀為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註疏説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冐没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

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㫖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

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䇲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

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其月日終於京師其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絶編生墓表　劉禹錫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

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五年於兹未甞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於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象者可謂篤志於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為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野態而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

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竝行猶天三辰同麗太極秦脱大患完又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濬之渢融混合百派犇奏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文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梶變道也亡方鼎之支流委輸於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為羽翼為鼓吹疇咨天人之際旁魂上下鶩

精於擒摭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搴芳焉手胝於運管目眊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訾不能與計偕地偏宜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宅日子造其室廬瓢簞在左污尊在右有龜枵然有篋甚澤余擫著指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摶而得也故設象

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
揣輕重不為極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
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為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
是則以天時為卦體以地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
内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
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
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
歉穰占熊虺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

糊予口烏足為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遂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於腹堙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樸遬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綷毛剽筋壽革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悦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墪尚行其志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宋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熈寧十年二月巳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巳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巳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雕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名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巳矣及為令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悦其至虛巳而問焉使莅諫職

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茍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處士征君墓表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楊子杜君者寓於

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
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
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
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病疾名筮不正衣
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
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
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其字其事其母
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

人較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令為某官某令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何君墓表　陸游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老壯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不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旨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

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曽樂道輩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稿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

覺起坐太息曰令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盖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毁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户賜紫金魚袋陞𦨦表

孝子田君墓表 元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

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

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録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愓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厲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掇諸小説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馬貞祐元年十二月十

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俯而延頸以待之卒舉人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之嗚呼此其

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髙奭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令誄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

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温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貲益饒又哀董宗將絶為外舅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資以去筍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為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祐和寧

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郡士宫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蘓君持君事狀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宅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為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令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為我文以表其墓為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

刻諸石予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撮其事之槩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自不以我為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乎陽為翕翕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鬬相責望者皆有之盖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為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

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温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於杭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巳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詛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巳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笥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予物數歲側室有子

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得産之半耶大父曰甚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與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瀕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来驛書狎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昂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靖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

擊北來不絶閒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所用非人以言為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令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

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為譜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畧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怪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其

為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槖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

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于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顧迓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録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某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黄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

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叅秉江西以修從祖漢髙士之祠於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徳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殁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惟

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殞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

墓門示爾子孫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表七

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明李東陽

君諱璽字文瑞姓郭氏兗之武城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與人不易合負意氣勤問學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詔入翰林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

岸卓卓監局諸工掾多出入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有譟於側者君執而笞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贖人皆危君君固自若也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非彊有力者弗任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決者往往以一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歸命未下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償券而後返葬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與氣二者恒相為用然論士者必先氣

而後材故雖有庖丁之刃郢人之斤苟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歛手縮臂趑趄而自失其故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議論洶洶無諂辭佞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橫罹刑罰不少挫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自遂其勝于脂韋耎脆視人之顏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年君又充拓之不止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曹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事又蚤死豈得遽以自見稱良吏若是籍籍也

嗚呼予固歎夫宅材者茍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夫旣具材負氣且得官以爲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哉初予與同爲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旣卒者河南杜大勉太興王器之及君爲三人大勉在翰林輒病歸卒于家予知之弗及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人篤厚和易而中介介有分別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戶部主事卒于官昔王荆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況三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

没没故予因郭君附論之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愼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

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

在國卓然效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額森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

辛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阻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强敵悔禍化逆為順犀執羈絏御衛撤奉車駕還都鑾鈴不爽節鋈鞹無脫者而國勢尊犨曾靡障陴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遠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

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
官厚禄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
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
苟遁以求全嗚呼可為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
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
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
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
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

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劉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欷慨嘆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録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掩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歿矣此

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盖公没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䰟公既決棄不復顧懐齒髮骼胔化為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唉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䰟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愴悽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

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號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為薪檟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慼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幽於茲阡土魍木夔猶如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陋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

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馬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剥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蘙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詑播為竒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没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劉西君使歸刻馬而表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善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奪予與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予以不得銘為奪奪因予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

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黙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

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令予所為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閭江大父諱其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

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閶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忞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温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

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説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忞慰使鑱之墓上

貞節婦李氏墓表　歸有光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内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

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髙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茍非廹於一旦必出於死為義而出於生為不義是乃為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為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

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黄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茍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為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為貞節孺人傳獨稱

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為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盖季氏之附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君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為中道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二